

龙
战

天下

Lianxia

后梁 枭雄录

枭雄生于乱世，英豪起自草莽。晚唐末年，群雄并起，藩镇割据，无数战争席卷中原大地，刀剑林立、甲冑鲜明、箭矢破空、怒马泥沼。在这样的一片乱世中，是苟且偷生还是昂首站起？枭雄没有回答，只握紧手中的剑，让鲜血、火焰和冰冷的死亡告诉你答案……

龙战

天下

huanwa



后梁 果雄录

书雅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2007·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后梁泉雄录/书雅著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
2007. 6

ISBN 978 - 7 - 5442 - 3686 - 7

I. 后... II. 书...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6897 号

HOULIANG XIAOXIONG LU

后 梁 泉 雄 录

著 者: 书 雅

责任编辑: 刘一民 廖思拍

责任校对: 张 媛 胥 玲

出版发行: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 66568511

社 址: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: 570206

电子信箱: nanhaicbgs@yahoo.com.cn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黎明晖印刷厂

开 本: 730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8

字 数: 260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442 - 3686 - 7

定 价: 25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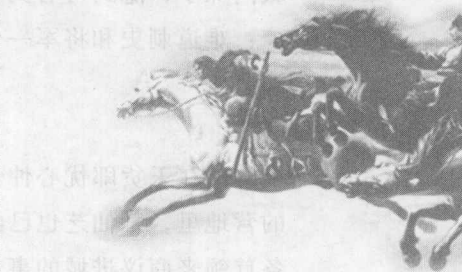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五更的梆子刚刚敲过，王货郎就再也睡不着了。他在黑暗中摸索着穿上衣服，起床下地。老婆被他的举动吵醒，翻过身去，闭着眼睛，拖着嗓子说：“起那么早干什么去啊？”

“我去铺子里收拾收拾，过一会儿就得下板开门了。”王货郎说着开了门。他家的布局和蕲州大多数商铺的布局一样，都是临街的房子，前店后宅。铺面和宅子之间是一个狭长的院子，门口是一条直通到城门的大街。王货郎站在院子里抬头看了看依旧黑沉沉的天，身后传来老婆含糊不清的埋怨：“都什么年月了，谁还有心思买东西？这么早开什么门啊，这城门都十几天没开了。”

“懒婆娘，睡你的觉，要不就起来扫院子。”王货郎心情烦躁地说。老婆吓得不敢继续说话，嘴里嘟哝了几句，又沉沉睡去。王货郎的心里却忍不住叹了一口气，他知道老婆说的没错。王仙芝在濮州起兵反唐以来，最近几个月，接连攻陷了汝、唐、郢、复、申、光、寿、庐、舒等九州，转战数千里，官军节节败退，望风而逃。关东诸道兵马虽说声势浩大，却一直没有和义军正面接触，仅仅

后梁泉雄录 引子



是帮助尚未被攻占的州县守守城池而已，没有一点要进攻义军的意思。眼看着王仙芝就快来到蕲州了，刺史裴渥和左卫上将军曾元裕却无计可施，只把城门紧闭，不许百姓进出，同时派出飞骑向附近的州县求援。但援军迟迟没有到来，倒是王仙芝的部队一夜间便兵临城下，在东南城门外的高岗上驻扎起了营地。王仙芝几乎每天都派骑兵绕城巡视，不知意图何在，弄得城里的百姓人心惶惶，慌乱万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开门做生意确实没有什么意义，可是这多少年来养成的习惯，怎么也改不了。

王货郎胡思乱想着，听到身后传来老婆轻轻的鼾声，心里禁不住一酸，不知这样的香甜觉还能睡几个黎明？一瞬间，他几乎想回头重新钻进被窝，搂着老婆好好亲热亲热。可他还是止住了这个念头，回身掩上门，两步迈过院子，进入店铺，开始打扫地面，擦洗柜台。清理完店面，他抽下店门的门闩，开门朝外张望了一下，不由得一愣。

门外的大街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面朝商铺、背对背整整齐齐站立着两排官军。虽然天色未明，但借着晨曦的微光，也能看到军士们脸色凝重。王货郎顺着队列望过去，队伍一直排到了城门垛子，隐约可看到城门被打开了。他心头一凉：难道刺史和将军一仗都不打，就准备献城投降了？

就在王货郎忧心忡忡的时候，城东南高岗上的营地里，王仙芝也已经起身洗漱完毕，正召集各首领来商议进城的事情。前几个月义军攻下汝

泉雄生于乱世，英豪起自草莽。晚唐末年，群雄并起，藩镇割据，无数战争席卷中原大地，刀剑林立、甲冑鲜明、箭矢破空、怒马泥沼。在这样的一片乱世中，是苟且偷生还是昂首站起？泉雄没有回答，只握紧手中的剑，让鲜血、火焰和冰冷的死亡告诉你答案……



英雄生于乱世，英豪起自草莽。晚唐末年，群雄并起，藩镇割据，无数战争席卷中原大地，刀剑林立，甲冑鲜明，箭矢破空，怒马泥沼。在这样的一片乱世中，是苟且偷生还是昂首站起？英雄没有回答，只握紧手中的剑，让鲜血、火焰和冰冷的死亡告诉你答案……

州的时候，生擒了汝州刺史王镣。王仙芝本来想一刀杀了省得以后费事，没想到这王镣的哥哥竟然是当朝新晋宰相王铎。王铎听说王仙芝抓了自己的弟弟，唯恐弟弟性命难保，便屡次向唐僖宗上书要求招降王仙芝，以确保弟弟的安全。同时，王铎秘密委派心腹来见自己的学生——蕲州刺史裴渥，要他和王仙芝商讨暂缓攻城，且待朝廷招安令下。尽管朝廷里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不一，但王铎救弟心切，力排众议，唐僖宗终于准了他的奏章，就在前天，派出专使带着朝廷封赏王仙芝的敕命到达蕲州。裴渥大喜，立刻遣人出城告知王仙芝，约定今日在刺史府设宴款待王仙芝，同时让王仙芝接受朝廷的册封。

天色逐渐亮了，街道上的人也多了起来，招降王仙芝的消息在瞬间传遍了整个蕲州城。几乎所有的人都涌到了南门大街上，等待王仙芝的出现，想亲眼看看这个传说中的恶魔究竟是何模样。王货郎高兴得合不拢嘴。他的铺面恰好就在南门大街上，因为官军守在街道两边，不让百姓到街道上去，所以人们只能挤在路两边的商铺里探头探脑地观看，时间一长自然是要吃要喝，于是竟然有了不少生意。他招呼不过来，连忙把老婆叫起来帮忙。他也不时挤到门口朝城门张望，唯恐看不到王仙芝。

城楼上的兵士临高望远，最先看到城外营盘中有一彪人马驰出，朝城门方向飞奔而来。兵士连忙晃动着手中的红旗向瓮城报信，早就预备好的伶人立刻操琴弄瑟，鼓乐喧天起来。城里的百姓一阵骚动，纷纷朝前涌去，官军们打仗时缩头缩脑，现在却大声呵斥，将百姓们朝后不停推搡。

营地距城只不过三五里地，一眨眼的功夫，王仙芝率着部下就来到了城门口。自从裴渥转达了朝廷有招抚义军的打算后，王仙芝已经数次夜入蕲州城将军府，和裴渥以及左卫将军曾元裕商讨招安细节。所以这次正式入城，王仙芝并没有太多顾虑，只带三十余重要将领和心腹亲兵便



奔城而来。看到门口卖力演奏的伶官，还有城中百姓那兴奋中略带一点恐惧的眼神，王仙芝感慨万端。这些本是他非常熟悉的情景，只不过以前都是他带领众兄弟拼死苦战，攻克城池后自行组织的，而这一次，却是他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，由守城官吏为他组织的。而且，从今晚后，他将永远摘掉头上这顶贼帽，变成由朝廷直接任命的官员。想到以后的光宗耀祖、封妻荫子，王仙芝的脸上不由得浮现出一丝微笑。他在濮州一时冲动怒杀盐吏，随后便一不做二不休反了朝廷，虽然之后攻城拔县无往不利，但他却越来越感到后怕，不知道将来究竟会怎么样。可巧这时朝廷宰相主动为他请功授官，这可真是瞌睡给了个枕头，他也乐得顺势下台阶，讨个一官半职，稳稳当当过日子，胜过这每日颠沛流离、刀头舔血的日子何止百倍。王仙芝越想越高兴，禁不住哈哈大笑，在马下众人惊愕的目光中，大力抽鞭拍马冲入城。

刺史衙门口打扫一新，裴渥和曾元裕以及一众官吏，接到城门信报，早已等候在此。看到王仙芝一马当先飞驰过来，裴渥向前一步拱手行礼。王仙芝和众将领纷纷勒马跳下，向众人还礼。裴渥伸手握住王仙芝的双手，亲热地摇晃着说：“天气湿热，将军路上辛苦了，我已备好了银耳莲子羹，以消酷暑之忧。”王仙芝得意地点头应允，率队进入刺史府。

内堂庭院早已搭上凉棚，摆开了几桌筵席。庭院拐角处的凉亭中摆着更为精美的一桌，这是专门招待义军首领的，由裴渥和曾元裕亲自作陪。

枭雄生于乱世，英豪起自草莽。晚唐末年，群雄并起，藩镇割据，无数战争席卷中原大地，刀剑林立、甲冑鲜明、箭矢破空、怒马泥沼。在这样的一片乱世中，是苟且偷生还是昂首站起？枭雄没有回答，只握紧手中的剑，让鲜血、火焰和冰冷的死亡告诉你答案……



王仙芝安排其他人次第入席，自己则大咧咧地坐下，伸手拿起桌上的汤碗，咕咚咚地灌了一气。裴渥陪着笑脸招呼侍从上菜，亲自给王仙芝敬酒，推杯换盏开始畅饮起来。

很快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了酒色，裴渥看时机差不多了，站起来对王仙芝说：“刚才的酒权当为将军接风，今日大事，以接受朝廷招抚最为紧要，是不是先宣读圣旨，将军奉旨接受册封，然后我们撤下残席，重新设宴恭贺将军封官晋爵？”

王仙芝打了一个酒嗝，听着裴渥的恭维话，心里别提多受用了：“刺史大人怎么安排，王仙芝听命就是。一会儿要再上好酒，让兄弟们痛饮一番。”裴渥应承着，连忙指示侍从抬出香案摆放在院子中间，拉着王仙芝的手走到香案前面跪下。敕使捧着圣旨走到两人面前，清清嗓子说：“蕲州刺史裴渥、濮州子民王仙芝听旨。”

二人同时拜下去听旨，敕使继续念道：“奉天承运皇帝诏曰……”王仙芝读的书少，根本听不太懂圣旨前面那些文绉绉的辞令，只是竖着耳朵等待听封，就听得敕使念道：“……恳求内附。情既坚于恭顺，恩可靳于柔怀。兹特封尔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之职。尔当念皇恩之浩荡……钦此！”王仙芝听得心花怒放，长拜在地感激涕零：“臣王仙芝接旨，皇恩浩荡，臣绝不敢负。”裴渥连忙站起来，将圣旨从敕使手中接过，恭恭敬敬地放在香案上，再回身三叩头。他拉着王仙芝起身返归席上，挥手让侍从重新上菜，同时打趣道：“将军要不要先去后堂换上官服，让我等以及众兄弟瞻仰一下威仪？”

王仙芝哈哈大笑，心中快意万分。却不防此时席上有人大喝一声站起身来：“裴刺史，那圣旨可否让兄弟我仔细看看？”那人说着，竟离席直奔香案而去，刹那间来到香案近前，迅速伸手从香案上操起圣旨，展开仔细读了起来。

事情发生得太快，裴渥和王仙芝一时都没能反应过来，喧嚣的众人也被这一声大喝震住，瞬间院子里一片寂静，所有的目光都投在那人身上。王仙芝这时也认出此人是义军的二号首领，原来和自己一同贩私盐的黄巢。黄巢智勇兼备，自己起事以后，他率数千人来投奔，屡出奇谋，勇冠三军，可就是因为他太有主意了，自己越来越觉得没法控制他。义军中的好些人甚至只知道黄巢而不知道王仙芝。现在，他拿圣旨想干什么？王仙芝心里还在乱纷纷地想着，黄巢已经看完了圣旨，轻蔑地一笑：“裴刺史，请问这‘左神策军押牙’是个什么官职？”

裴渥愣了一下没有回答，曾元裕在旁边忙接口道：“左神策军乃是宫城亲卫军，专门负责皇宫内廷安全。能到左神策军中任职，可知陛下对将军深信不疑。”曾元裕一边说着，一边对王仙芝点头致意。黄巢冷笑一声。他虽屡次考取功名没有如愿，但他对唐代官制非常熟悉：“曾大人所言不差，左神策军确实是宫城亲卫军，不过这押牙一职，只是个负责仪仗銮舆的小官，充其量不过从八品，仅比我冤句县县令品秩稍高。想我等自起事以来，已经攻破十二州县，就算做个节度使，镇守一方也不为过。现在却拿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来搪塞我等，居心何在？”说罢，黄巢将圣旨刷刷几下撕碎，扔在地上，同时抬脚将香案踢翻。一时间，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。

也不知道是因为生气还是害怕，裴渥的两手直抖，把目光投向了王仙芝。王仙芝一震，随即迈步上前走到黄巢身边：“贤弟，这又何必？品秩且不去论，能日夕卫护皇上，时日一久，又何

泉雄生于乱世，英豪起自草莽。晚唐末年，群雄并起，藩镇割据，无数战争席卷中原大地，刀剑林立，甲冑鲜明，箭矢破空，怒马泥沼。在这样的一片乱世中，是苟且偷生还是昂首站起？泉雄没有回答，只握紧手中的剑，让鲜血、火焰和冰冷的死亡告诉你答案……



愁为兄不会加官晋爵呢？贤弟听为兄一句，不要再闹了。”

黄巢将愤怒的目光转到王仙芝身上：“听你所言，还非要这个官衔不可？”

王仙芝点点头，黄巢忍不住叫了起来：“当年起事之时，你和弟兄们起誓，要同心协力平定天下，尽诛贪官。现在你去当这么一个小官，让兄弟们怎么办？等你到了京城，这里的万余弟兄，就只有束手待毙了。”

王仙芝一时没有办法反驳。这个结果他早已经料到，只不过没想到黄巢竟然当众发难，现在他不由得后悔今天也带黄巢来了。事到如今骑虎难下，王仙芝只得硬着头皮说：“待为兄到得京里，自当为众兄弟请命，求朝廷再一一封赏。只是贤弟你撕碎圣旨，踢翻香案，这可是灭门的罪过。今天只当你喝多了，我去和裴刺史曾将军告个情，请他们不予追究便是。你现在暂时退席出城，回营醒酒去吧。”说完转头就走。黄巢看王仙芝不但不听自己的劝告，反而替别人说话，俨然以朝廷官员自居，气得赶上一步，从后面死死揪住王仙芝的领子。王仙芝前进的势头被猛然止住，回身挣扎了几下，见黄巢瞪圆双眼死抓着自己不放，又急又躁，脱口而出：“大胆黄巢，你抓着本官不放，还有没有王法？难道你还想殴打本官不成？”

黄巢大笑：“王法？正是因为没有王法，我才起兵反唐的。自我举事以来，官员的头都不知道斩了多少颗，难道还怕打你吗？”说着抡起拳头直直砸在王仙芝脸上，血立刻从王仙芝鼻孔中流了出来。王仙芝的几员亲兵大惊失色，轰的一下围了上来，抽刀拔剑将黄巢死死逼住，只待王仙芝一声令下，便要在黄巢身上扎出几个窟窿来。其余的义军则目瞪口呆站起来，看着两大头领起了龃龉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局面一时僵持起来。

临近香案的一张桌上，义军副将李罕之心里快速盘算着。他既不是王仙芝的心腹也不是黄巢的嫡系，按说不应

该操心，但瞧今天这架势，这两人已经撕破了脸，必然得有个结果才会罢手。黄巢那番话也送到了他心里。敕使宣读圣旨以后，他懊丧到了极点，没想到自己拼死拼活打了那么多仗，到现在居然连一个封赏都没有。而且，王仙芝是非常想接受朝廷招抚的，这样一来，他自己可就捞不着半点好处了。为今之计，只有迫使王仙芝不接受朝廷封命，事情才有回转的余地。李罕之迅速思量了一下眼前的局势，除王仙芝身边那几员亲兵外，其他将领都和他一样，并不曾明显偏袒王仙芝，并且他们也对没有得到封赏颇为不满，只要把他们鼓动起来，胜算就会很大。想到这里，李罕之从座位上一冲而出，刀光一闪，已经把刀架在了王仙芝的脖子上。突然的变故使众人更是惊异万分，连黄巢也禁不住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黄巢说得有道理。王仙芝起事时和我们起誓，共患难同富贵，现在他独领朝廷册封，却把兄弟们弃之不顾，此事万万不可。今日王仙芝若是领了官职，他日兄弟们都不知如何死法。既然如此，索性今天就一起了结了吧。”李罕之的慷慨激昂地说着，目光转向那些迟疑的义军将领们，同时手下用了几分力，刀锋慢慢嵌入王仙芝的脖颈。

这番话挑动得那些义军将领的心烦躁万分，终于有人大喊一声：“黄巢和罕之说得对，今天这朝廷册封，王仙芝万万不能受领。”说着，各自拔兵刃跳了出来。刺史府的亲兵也摆开防御阵势，庭院里一时刀光剑影。黄巢心中暗喜，但脸上没有表露出来，只是坚定地望着王仙芝说：“还望哥哥作个决断。”说着松手放开王仙芝。

枭雄生于乱世，英豪起自草莽。晚唐末年，群雄并起，藩镇割据，无数战争席卷中原大地，刀剑林立，甲冑鲜明，箭矢破空，怒马泥沼。在这样的一片乱世中，是苟且偷生还是昂首站起？枭雄没有回答，只握紧手中的剑，让鲜血、火焰和冰冷的死亡告诉你答案……



擦了擦脸上的血，王仙芝在心里长叹一声。他垂头丧气地朝裴渥一拱手：“裴刺史，实在对不住，今日这圣旨我实在是不能领了，还请刺史和将军回报皇上，等王仙芝和诸位弟兄们商量妥当，再另行商议。”说完也不等裴渥回答，就带着自己的亲兵分开人群，匆匆走出府去。黄巢和李罕之等人也收起兵刃，紧跟在后面出得府来，翻身上马飞驰而去。

当夜，王仙芝遣人送来战书，约定明日攻城。裴渥和曾元裕心无斗志，早早弃城而去。王仙芝顺利占领蕲州，但他和黄巢的矛盾却越来越深。

攻下蕲州后不久，李罕之联络其他几个将领，共同来到黄巢的驻地，愿将自己所带的兵统归黄巢管辖，再不听从王仙芝号令。黄巢也觉得再和王仙芝一起，索然无味，而且深恐被其所害，于是领军二千出东门而去。王仙芝得到消息后连忙追赶，黄巢看他孤身赶来也拨马回头相见。两个人并骑冲上高岗，极目远眺山川，想起当日共同杀敌意气风发，都感慨万千，但两人心里也明白事已不可挽回，多说无益。王仙芝问黄巢：“兄弟这一走，这辈子怕是难再见了。为兄与弟多年相随，深知巢弟胸有远志，不能强留。巢弟你阻止为兄受朝廷招抚，却不知巢弟此次挥师东进，若不受朝廷招抚，又有何良策？难道非要戎马一生，战死沙场吗？”

黄巢哈哈大笑，没有说话，眼睛望向地平线上的薄暮夕阳。良久，缓缓吟道：“待得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”

那是公元876年，唐僖宗乾符三年八月的一天。

后梁泉雄录 目录

引子

……黄巢和王仙之并骑冲上高岗，极目远眺山川，想起当日共同杀敌意气风发，都感慨万分……黄巢望向地平线上的薄暮夕阳，良久，缓缓吟道：「待得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」

第一部◎黄巢反唐 001

……义军顺利解了信州之围，声势大振，乘胜一鼓作气，一月之内，相继攻克池州、睦州、婺州、六合等城池……渡过淮河，又接连攻克了颖、宋、徐、亳州……黄巢率领义军长驱直入，直奔东都而去。东都留守早已准备好了欢迎仪式，义军离境尚有三十里，就派人去劳军，将印信等物拱手相送，把个黄巢看得眉飞色舞，大呼痛快！

第二部◎朱温篡位 063

帝王将相，宁有种乎？所谓时势造英雄，想刘邦当日，只不过是街头无赖，斩白蛇举义旗入关中便做了皇帝；即便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，也只是区区一个总兵而已。而自己现在据有十数州之地，军马人口皆为一时之翘楚，又有何不可能呢？想到此，朱温便领了敬翔的「收兵之计」……

第三部◎梁晋争雄 171

李存勖既然已登基称帝，山中不容一虎，天下也不容一主，首件大事，便是扫平梁朝……刘杨小城一役，是梁晋间最为惨烈的一次战斗，不到一月间，双方转战数地，战事过百，各自损伤士卒数万余人。二军都无力再战，双方再次陷入僵持状态……





第一部 黄巢反唐



第一暗
黃巢反唐


后梁纪事第一章

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，冬天的寒意仍然恋恋不舍地徘徊在山东齐州。入夜后，半轮冷月被团团黑云层层包裹，偶尔从云层中冒出头来，向地面射出一道清辉。大多数的时候，天地被笼罩在黑黢黢昏蒙蒙的暗幕里，苍凉而迷茫。风不停地刮着，发出阵阵令人心悸的呜呜声。远山的树木瑟瑟抖动，摇摆着孤零零的枝条，间或三五声夜枭的嘶叫响起，一种惆怅的感觉便森然回荡。

路上传来散乱马蹄声，十几个人使劲鞭打坐骑，全然不顾它们粗重的喘鼻声，快速驰骋在荒郊路上。马背上的人个个征尘满面，疲惫不堪，但没有人说话，看样子今夜他们是不打算停下来休息了。领头的人身形伟岸，一脸络腮胡子，目光机警地打量着路边的树林和杂乱的草丛，一只手紧紧握着腰间挎刀的刀柄，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不测。

马群冲上一个小山岗，所有人都勒住马停了下来。前方不到一里地，横亘山东河南两地的齐水已经赫然在目，侧耳也能听到波涛翻滚的声音。领头那人圈马回身问道：“附近可有渡口？”话音里透着掩藏不住的焦急，但那声音里的威严，使人觉得仿佛他天生就具备向人发号施令的权力。

随从四处张望，依稀看到下游不远处似乎有光：“将军，下游有光，想必有人居住，待我过去探听清楚，回来禀报将军。”被称为将军的人却一挥手：“不必了，我们一同过去。渡口只能送我们到对岸，齐州、兖州



现在屯着众多唐军，我们过去也多有不便。倒不如顺齐水至汴州，然后再去往饶州，这样反倒省事。前方既有灯火，想必是渔村，我们寻一个熟悉水路的开船，今晚就出发吧。”

众人道一声“是”，纷纷调转马头朝灯火闪耀处疾驰而去。

接到黄巢的信报时，朱温的心就一沉。他和兄弟朱存自参加义军以来，屡立战功，因此深得黄巢信任，先后当上了亲军首领。黄巢渡江南下之际，留他镇守山东，而朱存随黄巢而去，自分别已经一年有余。先是听说黄巢转战浙闽一带，无往不利；后又听说黄巢领兵进入两广境内，遭遇唐军顽抗，互有胜负。近来各处纷纷传来消息，似乎唐军屡屡得胜，加之义军不适应南方气候，军营内瘴疠盛行，兵士死了大半。朱温挂念兄弟，偏偏又得不到确切消息，就在此时，接到黄巢遣人送来的信报，说今日准备北上突围，要他挥军南下以作接应，同时要他尽快赶到饶州，但信中却没有提及是什么事。朱温立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他安排部将统兵按部署南下之后，便领着亲军火速进发，恨不得早一日到达饶州。这一路上人不离鞍马不卸镫跑了百十里路，却被这齐水挡在面前。这时他打马跑在前面，心中焦急万分。眼看着那灯火越来越近，果然是一个小渔村，只有十几所茅草屋，灯火就是从临近江边的一所屋子里透出的。

老渔夫听到马蹄声在屋外停下来，心里已是惴惴不安，又看到几条精壮的汉子哗啦啦闯进来，更是吓得不知所措，趴在地上不停叩头：“各位爷爷，小的家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张破网每日江上去打几条鱼，混个温饱而已。几位爷爷饶命啊。”

朱温搀起老渔夫：“老丈请起，我们不是强盗，只是过路的人。因为有急事，想要连夜过江，不知此处可有大船，还有那熟悉水路的船民？我们一定重谢。”

老渔夫抬头看了看朱温，见这汉子声音洪亮，面相虽然雄奇却并不凶恶，渐渐放下心来。见朱温相搀，便顺势站起来，颤颤巍巍招呼大家坐下，倒了些水让大家洗漱。他蜷缩到角落里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：“小老儿不敢胡说，天气刚刚暖和，江上的冰已经裂开，水面确实可以行船。但冰凌还没有完全融化，河中漂浮着许多冰块，河水挟着冰块顺流而下，势不可挡。此时逆流而上，冰块极易撞破船底，旅程实在万分凶险，寻